

《清异录》版本源流考

邓瑞全 李开升

摘要:《清异录》最早完成于五代末至北宋初,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笔记,保存了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,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分别被《辞源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采录,其价值可见一斑。该书宋本已经不存,而传世各种版本甚多,内容文字差别颇大。现在的通行本是在元代孙道明的映雪斋残抄本和明代《说郛》抄本基础上形成的。因此梳理《清异录》版本源流,对认识其原貌以及进一步研究《清异录》,都有很大帮助。本文在考察现存主要版本的基础上,大致理清了《清异录》的版本源流,并对各本的特点、优劣作了初步分析。

关键词:《清异录》; 版本源流

中图分类号: G256.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9-1017(2008)04-0048-08

一. 陶穀和《清异录》

《清异录》2卷,北宋陶穀(903-970)撰。陶穀字秀实,邠州新平(今陕西彬县)人。本姓唐,因避后晋高祖讳而改姓陶。^①陶穀以善文章起家,任后晋著作郎、中书舍人,仕周为翰林学士、兵部侍郎加翰林承旨、吏部侍郎,至宋转礼部尚书,依旧任翰林承旨,后累加刑、户二部尚书,卒赠右仆射。^②后世因多称之为陶内翰、陶尚书。陶穀以文章闻名于世,博学多识,无书不观,善书画,并精通礼制,擅长历象之学。但为人多忌好名,常非毁他人,为时人所薄。^③

《清异录》是一部笔记,它借鉴类书的形式,分为天文、地理、君道、官志、人事、女行、君子、么麼、释族、仙宗、草、木、花、果、蔬、药、禽、兽、虫、鱼、肢体、作用、居室、衣服、粧饰、陈设、器具、文用、武器、酒浆、茗荈、饌羞、薰燎、丧葬、鬼、神、妖,共37门,每门若干条,共661条。^④此书多记唐、五代时人称呼当时人、事、物的新奇名称,每一名称列为一条,而于其下记此名称之来历。这些名称大多新颖奇特,许多还含有戏谑的意味。本书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典故、词语方面。此书所记的新奇名称因后代词人墨客的引用而成为典故,有些成为了汉语词汇的一部分。如《人事门·手民》:“木匠总号运斤之艺,又曰‘手民’、‘手货’。”今天称雕版工人为“手民”即由此而来。据统计,《辞源》据《清异录》立目引文,或仅引作书证的,约占《清异录》全书条目的三分之一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所引则高达二分之一。^⑤其次是本书保留了社会史、文化史方面的大量材料,其中尤以饮食、烹饪方面的材料为丰富,约占全书条目的三分之一。比如茗荈门的内容,在明代就已引起人们的重视,被单独抽出收入专科丛书《茶书前集》。^⑥1985

① [宋]钱易:《南部新书》卷10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88。[宋]宋祁:《宋景文公笔记·释俗》,《宝颜堂秘笈》本。

② [宋]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1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。《宋史》卷269《陶穀传》。

③ [宋]曾巩:《隆平集》卷13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《宋史》卷269《陶穀传》。[宋]文莹:《玉壶清话》卷2、《续湘山野录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17-18,75页。[宋]江少虞: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40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。

④ 菴竹堂本俞氏序云648条,而据其各门下所记条数相加乃得658条,核对各门所记条数,又多有与实际不符者。今参照涵芬楼本,各门多者去之,少者补之,定为661条。

⑤ 张子才:《陶穀的〈清异录〉》,《辞书研究》1998年第2期。

⑥ [明]俞政编《茶书前集》收宋陶穀《荈茗录》1卷,见施廷镛《中国丛书综录续编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年,第241-242页。

收稿日期:2008-02-21

作者简介:邓瑞全(1963-)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历史文献学、中国文化史。

李开升(1982-)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。

年，李益民等将本书果、蔬、禽、兽、鱼、酒浆、茗笋、饌羞等八门点校注释，作为《中国烹饪古籍丛刊》之一出版。^①这都说明了本书在饮食、烹饪史方面的价值。本书在记载名物服饰、科技工艺、民俗民情等方面的价值可参阅前引张子才《陶穀的〈清异录〉》一文。

二. 现存版本叙录

本文主要在考察《清异录》现存版本的基础上，考证某些散佚版本的情况，从而梳理《清异录》的版本源流。下文论述的 11 种版本（点校本不计）涵盖了现存的主要版本。各本叙录内容主要包括该本的著录情况、基本面貌、版本特点以及部分善本在藏书家中的流传情况，个别版本有相关的考证。

1. 《说郭》（百卷抄本）1 卷本

（1）明钮氏世学楼抄本《说郭》本

《清异录》在此本《说郭》卷 61，不分卷。卷首“清异录”下题小字“二卷宋陶穀撰号金銮否人”。此本抄写较工整，但脱文较多，其抄脱文字多于张宗祥校本。但此本也有张氏校本所不及的优点。如么麽门“虫使”、“腹兵”列为两条，与今传绝大多数本子相同，是正确的。而张氏校本误将两条合为一条。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（2）阮氏文选楼旧藏明抄本《说郭》本

《清异录》在此本《说郭》卷 61，不分卷。卷首“清异录”下题小字“二卷宋陶穀号金銮否人”。此本多有校改之处，页眉有校语。未知何人所校。据校语特点可知，校者所据乃重编 120 卷本《说郭》本《清异录》。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（3）涵芬楼旧藏明抄本《说郭》本

《清异录》在此本《说郭》卷 61，不分卷。卷首“清异录”下题小字“二卷”。此本抄写甚为潦草，错字甚多，且多将前条之尾抄作后条之首，几不可读。此本即张宗祥校本所据六部明抄本之一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2. 《说郭》（涵芬楼排印百卷本）1 卷本

《清异录》在此本《说郭》卷 61。1927 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。此本《说郭》系张宗祥先生据原北平图书馆藏隆庆、万历间残抄本、傅氏双鉴楼藏明抄本三种（弘农杨氏本、弘治十八年抄本、吴宽丛书堂抄本）、涵芬楼藏明残抄本、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明残抄本等六种明抄本校理而成。张氏此本校正了书中大量讹字，比通行的蓁竹堂本系统的本子少了许多讹误。但此本自陈设门以下较蓁竹堂本缺文甚多。以缺文最严重的几门为例：器具门缺文 28 处，计 308 字；文用门 25 处，281 字；武器门 9 处，70 字；茗笋门 12 处，135 字，四门缺文总计达 794 字。缺文数量如此之大，当为《说郭》编者收录《清异录》时的有意删削。

3. 蓁竹堂刊 2 卷本

（1）铁琴铜剑楼旧藏明叶氏蓁竹堂刊本

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 17 著录。此本 2 卷，2 册，半页 10 行，行 18 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卷首有俞允文序、王凤洲来翰及叶恭焕序。有“古里瞿氏记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范潜和印”等印记。卷前页题“乾隆乙未季冬得。武口记”。卷 2 末题“隆庆六年壬申叶氏蓁竹堂绣梓印行”。此本卷 2 第 23 页脱去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按，此本俞允文序云：“叶伯寅氏有元时孙道明抄写宋陶穀《清异录》六卷，凡十五门，二百三十事，遗缺过半。后复得抄本，不第卷次，凡三十七门，六百四十八事。比道明本为备，而文独简略，讹谬亦多。然道明本虽遗缺，殆为穀书。而简略者，则《说郭》所载陶宗仪删定本也。今参校勘正十有三，而疑误难正者并复存之。”由此可知，蓁竹堂本《清异录》所依据的主要是两个本子，不分卷的《说郭》抄本和孙道明抄 6 卷残本。《说郭》抄本 37 门，648 条，条数大体完备，但每条内容有删削，很简略。这个《说郭》抄本与前面三种明抄本《说郭》本应该同出一源。孙氏抄残本只有 15 门，230 条，条数不到全书一半，但每条内容比较完备，这一点正是孙氏抄残本胜过各个明抄《说郭》本的地方。蓁竹堂本正是因为吸收了孙

^① 李益民等注释：《清异录（饮食部分）》，中国商业出版社，1985 年。

氏抄残本的这个优点，才得以胜过各种明抄《说郭》本。

关于孙氏抄残本的卷数问题，因为涉及《清异录》是否存在6卷本的问题，因此有必要略加讨论。孙氏抄残本的卷数各家著录颇有差异：

钱曾《述古堂书目》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收《粤雅堂丛书》本）卷3小说家：“陶穀《清异录》十卷，补遗一卷抄。”

汪氏旧藏抄本《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》无“补遗一卷”。

《也是园书目》卷5小说类：“陶穀《清异录》四卷，补遗两卷。”

丁瑜点校本《读书敏求记》卷3杂家：“陶穀《清异录》四卷，补遗二卷。至正二十五年，华亭孙道明借果育斋本手录。二十六年又得清常静斋藏本仇校，正讹易舛，不下三四百字，复补足丧葬、鬼、神、妖四类，及天类一则、鱼类三则，始为全书矣。”

海山仙馆本《读书敏求记》同。

延古堂本、沈氏重刻本、管廷芬校本《读书敏求记》均作“补遗一卷”。

王国维编《传书堂书目》卷3：“《清异录》四卷，明抄，四册。”

王国维编《传书堂藏书志》：“《清异录》四卷，补一卷，宋陶穀撰，明钞本，孙道明跋，至正二十五年，又二十六年。前四卷自‘妆饰’至‘薰燎’共九门，孙明叔所传果育斋本，又从常清静斋藏补‘丧葬’、‘鬼’、‘神’、‘妖’四类及天类一则、鱼类三则，始为全书。然实乃此录下卷也。天一阁藏书。”

按，综合以上两家藏书的5种书目（共10个版本）可知，《述古堂书目》著录的“十卷”应是“四卷”之讹，而各本著录主要差异在补遗的卷数：或无补遗、或作“补遗一卷”、或作“补遗二卷”。

因孙氏抄残本已佚（或笔者未考见），故各家歧异颇不易断。幸而有王国维的《传书堂藏书志》^①可资参考。据此目可知，传书堂藏本孙氏抄残本的卷次是妆饰、陈设、器具三门为卷1，文用、武器两门为卷2，酒浆、茗荈两门为卷3，饌羞、薰燎两门为卷4，丧葬、鬼、神、妖四门为补遗1卷，所补天类1条、鱼类3条附在最后。各类相加，恰为15门，共239条，与蓁竹堂本俞允文《序》所云“凡十五门，二百三十事（条）”相合，据此可知传书堂藏本孙氏抄残本就是蓁竹堂本所依据的孙氏抄残本（或其抄本）。那么蓁竹堂本俞允文《序》所云“叶伯寅氏有元时孙道明抄写宋陶穀《清异录》六卷”，其“六卷”应该是正文4卷，补遗2卷，即《传书堂藏书志》所载葬、鬼、神、妖四门为补遗1卷，天类1条、鱼类3条为1卷。因为补遗部分内容较少（所补“丧葬”、“鬼”、“神”、“妖”等四门共仅13条，加上天类1条、鱼类3条也不过17条），故有时著录，有时不著录。而著录时，对于所补的天类一条、鱼类三条，有时另记为一卷，有时不记。这样各本著录补遗卷数的差异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据此可知，蓁竹堂本俞允文《序》所云“孙道明抄写宋陶穀《清异录》六卷”，是指正文4卷加补遗2卷而言，并不是说《清异录》全书为6卷。有人却误读此《序》，以为《清异录》原书为六卷。如清汪𣯖《振绮堂书目》卷3杂记类书云“《清异录》二册，二卷，原书六卷”，清顾櫰三《补五代史艺文志》小说类云“《清异录》六卷”即是。影响更大的是，1927年上海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校订《说郭》本《清异录》下题小字云“六卷”。张氏校订《说郭》依据的是明抄本。但今查涵芬楼旧藏明抄本《说郭》本、明钮氏世学楼抄本《说郭》本、阮氏文选楼旧藏《说郭》本《清异录》下题小字均曰“二卷”。而且《说郭》编者陶宗仪在其《南村辍耕录》卷16“药谱”一条云“《清异录》二卷，乃宋陶翰林穀所撰”。则不知张氏何所据而云然。这一点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疑惑。台湾学者昌彼得先生著《说郭考》，在考《清异录》时先说“此（涵芬楼排印《说郭》本）作六卷，系传写之讹”，接着引用了蓁竹堂本俞允文《序》后又说“是元时其书有分六卷者”^②，前后歧异，就是因为误读了俞允文《序》。

（2）陶氏涉园旧藏明叶氏蓁竹堂刊本

此本4册。无俞允文序、王凤洲来翰及叶恭焕序。卷2最末两页脱去，配补。卷首有“胡鍊霖（引者按，即‘铁梅’）家藏书”、“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”、“四明张氏约园藏书之印”等印记。此本先为胡铁梅所得，后流入陶湘涉园。陶氏涉园书散出时，为张寿镛购得，张氏约园之书后由其子女捐北京图书馆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① 稿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② 昌彼得《说郭考》下篇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年，第305-307页。

(3) 朱氏结一庐旧藏叶氏蓁竹堂刊本

朱学勤《结一庐书目》旧版、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14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9、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目提要》杂家类杂考均著录^①。此本4册。卷首有俞允文序、王凤洲来翰，无叶恭焕序。此本末页（卷2第74页）脱去后半页。卷内有“结一庐藏书印”、“复庐赘嫗沪上所得”、“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”、“积余秘笈识者宝之”、“乃昌校读”等印记，则此书先归朱学勤结一庐，后为徐乃昌积学斋所得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4. 明陶元柱脩群馆刊2卷本

此本当据蓁竹堂本重刻。杜信孚纂辑《明代版刻综录》著录此本，云“明万历陶元柱脩群馆刊”^②。此本分上下两卷，半页10行、行20字，四周单边。无序跋。卷上首题“明松陵陶元柱校”、末题“元柱校于白门客舍”，卷下末题“元柱校于脩群馆中”。卷内有“春草闲房”、“曾居无悔斋中”、“红豆书屋”、“池北书库收藏”、“无悔斋藏”、“惠栋之印”、“定字”、“无悔斋校书记”等印记，则此书先归金俊明春草闲房，后分别为王士禛池北书库、惠栋红豆书屋、赵元方无悔斋所收藏，赵氏书多捐北京图书馆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5. 《宝颜堂秘笈》4卷本

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卷15、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卷3、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14、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1上均著录。明末陈继儒（1568-1649）辑丛书《宝颜堂秘笈》，收《清异录》于此丛书《汇秘笈》部分中。此本当据蓁竹堂本重刻，唯分为4卷，不同于蓁竹堂本2卷。此本半页9行、行19字，四周单边。卷首有俞允文序、王凤洲来翰，无叶恭焕序。《宝颜堂秘笈》有明绣水沈氏刻本、清初重修本、1922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，故此本今多有流传。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曾影印此本《清异录》，使此本流传更广。只是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据底本不佳，兽名门、酒浆门有数页残缺。

6. 《说郭》（120卷本）1卷本

丁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14、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14、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1上均著录。《清异录》在此本卷120。此本4卷，半页9行、行20字。此本于内容删削甚多。原书条目661条，此本仅收400条，删去261条。且其所收条目内容亦多有删削。如女行门“黑心符”条，原文1100多字，此本仅30余字。120卷本《说郭》有明末刻本、清初重修本、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刻本，故此本今亦多有流传。

7. 《唐宋丛书》1卷本

《奕庆藏书楼书目》卷5、丁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14、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十四、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1上均著录。此本分卷、行款、断板情况全同120卷本《说郭》本，故二者所据当为同一板片。傅增湘云：“明人有书帕本，往往刷印此书（一百二十卷本《说郭》）数十种，即称某丛书，余尝见《唐宋丛书》即是也。”^③昌彼得亦曾指出这一点。^④此可见明人刻书之习。

8. 康熙陈世修漱六阁刻2卷本

耿文光《万卷精华楼藏书记》卷99、沈德寿《抱经楼藏书志》卷48、杨绍和《海源阁书目》小说家类琐记之属、丁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14、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卷3、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14、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1上、罗振常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3、郑振铎《西谛书目》小说家琐记之属均著录。此本出于蓁竹堂本^⑤。此本与《表异录》合刻，分上下2卷，半页11行、行20字，左右双边。卷首有陈世修序，序末署“古盐官陈世修勉之氏追凉漱六阁下漫识”。《表异

① 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、王重民提要中均将作序者“俞允文”误作“俞九文”。前引张子才《陶穀的〈清异录〉》一文亦有此误。

② 杜信孚纂辑：《明代版刻综录》第4册10画269号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83年。

③ 傅增湘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0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16页。

④ 昌彼得：《说郭考》上篇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年。

⑤ 王国维《庚辛之间读书记》云：“吾乡陈世修刊本即从此（蓁竹堂本）出。”载《王国维遗书》第5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录序》末署“康熙戊子冬盐官陈世修”。此本写刻甚精。传世本尚多，而且已经在古籍拍卖市场出现。^①

(1) 傅增湘校跋漱六阁本

此本4册，傅增湘据明抄《说郛》本校陈氏漱六阁本。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云“《清异录》不分卷，明弘治十三年^②钞《说郛》本，在卷六十一。余藏。余曾据以校康熙陈氏刊本”。^③此本卷末有傅氏跋语：“明写本《说郛》六十一卷收此书，取校此刻，殊多异字。自十月下旬校起，垂一月方毕。人事纷杂作，辍作不常，良用为愧。丁巳十一月廿六日增湘记。”按，傅氏所据之《说郛》即张宗祥校本《说郛》所用底本之一，故其校语多与张宗祥校本《说郛》本（即涵芬楼排印百卷本《说郛》本）相合。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(2) 最宜草堂重印本

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卷67著录。此本据漱六阁本原版重印。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“清康熙间陈世修漱六阁刻乾隆间最宜草堂印本”^④。今检此本全同漱六阁本，唯避至“曆”字，所避乃挖改，故有不及改者。今传世本尚多，也已经在古籍拍卖市场出现。^⑤

9.《四库全书》2卷本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143著录：“《清异录》二卷，浙江巡抚采进本。”则其底本乃浙抚采进本。当时浙江巡抚为三宝，由他署名的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已集说家类总类著录：“《清异录》六卷刊本。右陶穀辑，多摘采雋语异闻，凡分门三十有九。”按，此目云“凡分门三十有九”，“九”当为“七”之误。又此目作“六卷”，当为“二卷”之误，证据有二：一，此目另收《表异录》二十卷，云“刊本，右明提学昆山王志坚辑，亦陶穀《清异录》之类也，故海宁陈氏于穀书合刻之”，则此本即康熙陈氏刻本。陈刻本分上下2卷，凡37门。陈氏为浙江海宁人，其刻书为浙抚三宝收集献于朝廷是很自然的。二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清异录》即据以上三本参校而成，而《四库总目》云“二卷”，且不云有六卷本者。

此外，四库采进本中尚有马裕家藏本和武英殿本（见吴慰祖校订《四库采进书目》之《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》、《武英殿第一次书目》），当为馆臣之参校本。此二本皆2卷，未知其究为何本。从今四库本的情况来看，二本当皆属蓁竹堂本系统。馆臣对书中的忌讳字有删改。如女行门“黑心符”条“夷狄犬彘”被篡改为“残忍刻薄”。

10.光绪陈启元庸閒斋刻2卷本

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1上著录。此本据漱六阁本翻刻，分卷、行款全同漱六阁本。卷前题“光绪乙亥冬十月陈氏庸閒斋重刊”。卷首有陈世修序。

11.《惜阴轩丛书》2卷本

丁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卷14、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卷3、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14、李盛铎《木犀轩藏书目录》午册、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1上均著录。道光间李锡龄辑《惜阴轩丛书》，收《清异录》，分上下2卷，2册，半页10行、行22字，四周单边。卷首有俞允文序，无王凤洲来翰及叶恭焕序。卷首题“三原李锡龄孟熙校勘”。此本亦据蓁竹堂本重刻^⑥。《惜阴轩丛书》有道光间宏道书院刻本、光绪间长沙重刻本，故今传世本尚多。

12.现代点校本

(1)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标点本

2001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第1册收《清异录》。此本据四库本标点，

① 1998年5月8日，在中国书店古籍拍卖会上，此本《清异录》与《表异录》一起拍卖，起拍价人民币2000-4000元，成交价9350元。见姜寻编《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》，上海书店，2001年，第71页。

② “十三年”疑当作“十八年”。前引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0下云其所藏明抄本《说郛》为“明弘治十八年写本，黑格，十三行二十五字，版心刻‘说郛’二字，卷六十二有‘弘治十八年三月录毕’一行”。

③ 前引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第2册卷11上，第17页。

④ 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23页。

⑤ 2000年11月18日，在博古斋的古籍拍卖会上，此本《清异录》与《表异录》一起拍卖，起拍价人民币1200-1500元，未成交。见姜寻编《中国古籍书刊拍卖目录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754页。

⑥ 王重民云：“《惜阴轩丛书》本即据此本（蓁竹堂本）翻刻。”见其《中国善本书目提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330页。

据其前言，曾以《丛书集成初编》影印《宝颜堂秘笈》本参校，无校勘记，又未参校涵芬楼排印《说郛》本，故讹误处尚多。如《女行门·黑心符》，四库本将“夷狄犬彘”篡改为“残忍刻薄”，标点本未能更正。《人事门·呬大夫》，四库本“两人”误作“西人”，标点本仍作“西人”。《人事门·不动尊》，四库本“宣武刘”下脱“训”一字，“薄游”上脱“其子”二字，标点本仍脱此三字。《释族门》中《寒灰道者》与《舍利头》本为两条，四库本误连为一条，且多讹误，标点本一仍其旧，未予更正。以上四库本之讹误，涵芬楼排印本均不误。

（2）《全宋笔记》点校本

2003年，大象出版社排印出版《全宋笔记》第一编之二收《清异录》。此本以蓁竹堂本为底本，校以四库本、涵芬楼排印《说郛》本及120卷《说郛》本，于各页眉出校勘记。此本校正了蓁竹堂本的不少错误，较善，唯于吸收涵芬楼排印《说郛》本优点时稍嫌保守。如《君道门·大昏元年》，涵芬楼排印本作“王曦绍僭号，跳梁闯越”，蓁竹堂本脱“跳”字；《君道门·孟蜀弔伐》，涵芬楼排印本作“昭远仆厮材”，蓁竹堂本“厮”讹作“廁”；《官志门·肉雷》，涵芬楼排印本作“或有问不承”，蓁竹堂本“问”讹作“令”；《器具门·卢州大中正》，蓁竹堂本“炉既深”下脱“火正燃，举其炽者，若”八字，涵芬楼排印本有此八字；《器具门·漆方士》，此条末蓁竹堂本脱“公薨，无效顰者。惜哉”七字，涵芬楼排印本有此七字。以上诸条蓁竹堂本讹脱之处，排印本均未据涵芬楼排印本补正，似乎稍嫌保守。

三. 版本源流

《清异录》在宋代已相当流行，但宋本今天大概已不可见^①。此书在元代似乎已经比较少见，果育斋、静斋所藏皆为残本，且残缺超过一半。元末孙道明多方搜求，也仅抄得230余条，尚不足一半^②。孙氏映雪斋抄本虽条数残缺严重，但它却是明代蓁竹堂本的底本之一，同时也成为现存最通行的众多版本的祖本之一。映雪斋抄本优点是各条内容比较完备。明代最先比较流行的是百卷本《说郛》本。其优点是条数远较孙氏抄本完备，但各条内容却有不少删削。但就是这个遭删削的《说郛》抄本，却成为蓁竹堂本的基本依据。120卷本《说郛》本则从条数到各条内容均有大量删削。《说郛》这类丛书在收书时对原书常有或多或少的删削。故百卷本《说郛》所收《清异录》所据之底本很可能是条数、各条内容均比较完备的本子。这个本子当即宋、元流传之善本。但此本在明代似已罕有流传^③，今天更是难见踪影。

明隆庆六年叶氏蓁竹堂本付梓印行。虽然叶氏并未见到宋、元流传之完备善本，而仅得元孙道明残抄本6卷及一不分卷之《说郛》抄本，但蓁竹堂本在《清异录》版本流传史上影响甚大，它集合了孙氏残抄本和《说郛》抄本的优点，遂校得一较完备之本，成为后来众多重要刻本的祖本。此后陶元柱脩群馆本、陈继儒《宝颜堂秘笈》本均据此本重刻。蓁竹堂本因所据版本有限，许多误字未能校正^④。而且还采用了大量俗字，殊不便阅读。这些缺陷基本为后二本所继承。清康熙年间，海宁陈世修漱六阁本印行。与蓁竹堂本相比，其优点是写刻精美，刊印精良，艺术性大大超过蓁竹堂本^⑤。《四库全书》据以为底本，乾隆间最宜草堂据漱六阁原版重印，光绪间陈氏庸閒斋又据漱六阁本翻刻，漱六阁本遂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本子。漱六阁本亦出于蓁竹堂本。道光年间，李锡龄《惜阴轩丛书》印行，其中所收《清异录》亦据蓁竹堂本重刻。光绪间此丛书重刻，故此本也成为比较重要的本子。

① 邵章云：“蒋香生有宋刊残本（《清异录》），叶鞠裳曾见之。”（邵懿辰、邵章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卷14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610-611页。）按，蒋氏《秦汉十印斋书目》未载此本，亦未见有其他提及此本者，未知存否。邵氏所云乃传闻之辞，未知可信否。

② [清]钱曾：《读书敏求记》卷3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79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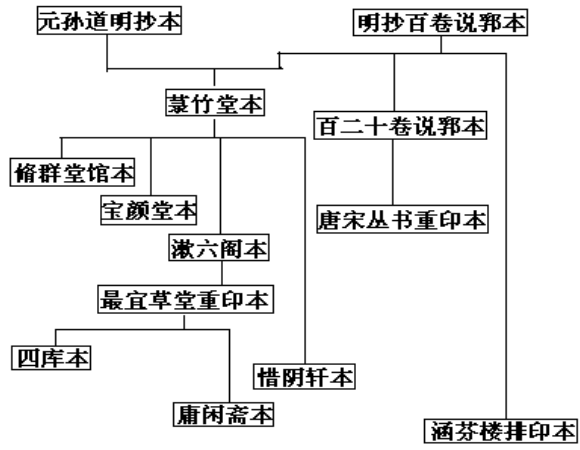
③ 李廷相《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》、范懋柱《天一阁书目》、朱睦㮮《聚乐堂艺文目录》等书目所载之2卷本未知是否即此善本，因资料不足，已难考证。又丁日昌《持静斋书目》卷3收有明嘉靖姚咨抄本，据其所云此本内容较陈氏漱六阁本为备。漱六阁本出于蓁竹堂本。则此抄本或即彼善本与？

④ 前引蓁竹堂本俞允文序云：“今参校勘正十有三，而疑误难正者并复存之。”可知当时校者亦知此本尚有讹误，唯所据版本有限，故“疑误难正”，只好“并复存之”。蓁竹堂本的大量讹误在其后的各个重刻本中均未得到根本更正，皆因没有好的参校本之故。只有当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校本《说郛》本出来后，这一现象才得以根本改变，因张氏有数部明抄本作依据。

⑤ 罗振常遗著、周子美编订：《善本书所见录》卷3云：“（《清异录》二卷）盐官陈氏漱六阁刊，小字本，甚精。”商务印书馆，1958年，第126页。

现代新印的本子主要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缩影此本《四库全书》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说郛三种》所收涵芬楼排印《说郛》本及 120 卷本《说郛》本，中华书局影印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《宝颜堂秘笈》本等，四库本内容最备，涵芬楼《说郛》本误字最少，其它二本较次。新标点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所收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大象出版社出版《全宋笔记》所收蓁竹堂本。后者有校勘记，较优。

《清异录》版本源流图如下：



附录：《清异录》早期著录情况一览表：

书目	卷次、部类	卷数	册数	备注
陈振孙：直斋书录解题	卷 11 小说家类	2 卷		有解题
尤袤：遂初堂书目	小说类			
马端临：文献通考·经籍考	卷 43 小说家	2 卷		有解题
焦竑：国事经籍志	卷 4 下小说家	2 卷		
李廷相：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目录	东间朝东三柜二层			
范懋柱：天一阁书目	卷 3 小说家	2 卷		乌丝阑钞本
薛福成：天一阁见存书目	卷 3 小说家	4 卷		全，钞本
朱睦㮮：聚乐堂艺文目录	小说家	2 卷	1 册	
朱睦㮮：万卷堂书目	卷 3 小说家	1 卷		
赵用贤：赵定宇书目	小说书		4 本	
同上	同上		1 本	
稗统目录	第 35 册			据《赵定宇书目》载
赵琦美：脉望馆书目	暑字号小说		4 本	
同上	同上		1 本	
胡应麟：少室山房笔丛	卷 32	2 卷		有解题
董其昌：玄赏斋书目	卷 6 小说家			
祁承燾：淡生堂书目	卷 7 小说家杂笔	4 卷	4 册	
徐燾：徐氏家藏书目	卷 4 小说类	2 卷		
王道明：笠泽堂书目	小说家		1 册	
佚名：近古堂书目	卷上小说类			
钱谦益：绛云楼书目	陈景云注：2 卷，其书亦有疑其出于伪托者			
毛扆：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	小说家	4 卷	1 本	旧抄，5 钱
钱曾：述古堂书目	卷 3 小说家	10 卷		补遗 1 卷，抄

钱曾：也是园书目	卷 5 小说类	4 卷		补遗两卷
钱曾：读书敏求记	卷 3 杂家	4 卷		补遗 2 卷。有解题
徐乾学：传是楼书目	小说家	4 卷	1 本	
吴慰祖校订：四库探进书目	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	2 卷	2 本	
同上	浙江省第七次呈送书目	2 卷	2 本	吴氏注：原作 6 卷
同上	武英殿第一次书目		2 本	吴氏注：2 卷
同上	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	6 卷		刊本
三宝：浙江采集遗书总录	己集说家类总类	6 卷		刊本。有解题
汪鍼：振绮堂书目	卷 3 杂记类书	2 卷	2 册	原书 6 卷
顾怀三：补五代史艺文志	小说类	6 卷		
丁日昌：持静斋书目	卷 3 小说家类琐记之属	2 卷		刊本，陈鱣手校
同上	同上	同上		旧钞。有解题
莫友芝：持静斋藏书纪要	卷下	2 卷		有解题
沈德寿：抱经楼藏书志	卷 48 小说类 3 琐记之属	2 卷		有解题
王国维：传书堂书目	卷 3	4 卷	4 册	明抄
同上	同上	不分		明抄
王国维：传书堂藏书志		4 卷		补 1 卷。明抄本。有解题
同上		不分		明钞本。有解题
王国维：庚辛之间读书记		2 卷		有解题

这部分主要收录清代早期以前各家书目有关《清异录》的著录（清代中期以后书目的著录择可资考订者收入），因原本不存（或笔者未考见），版本详细情况不得而知，故辑录于此以备将来有了新的发现或新的方法之后进一步研究之用。

Research on the Edition Changing History of *Qingyilu*

DENG Rui-quan LI Kai-sheng

(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 100875, China)

Abstract: Completed at the earliest during the end of Five Dynast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, *Qingyilu* is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of essays. It helps record a lot of historical material on Chines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, 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items in it are collected and recorded by *Ciyuan* and *Grand Chinese Dictionary*. The Song edition has not existed, and all the existed editions vary a lot. Therefore,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make the edition changing history clear for getting knowledge of its original edition and doing further research on *Qingyilu*. On the basis of all existed editions, this paper does research on the edition changing history of *Qingyilu*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edition as well as their good and bad points.

Key words: *Qingyilu*; edition changing history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